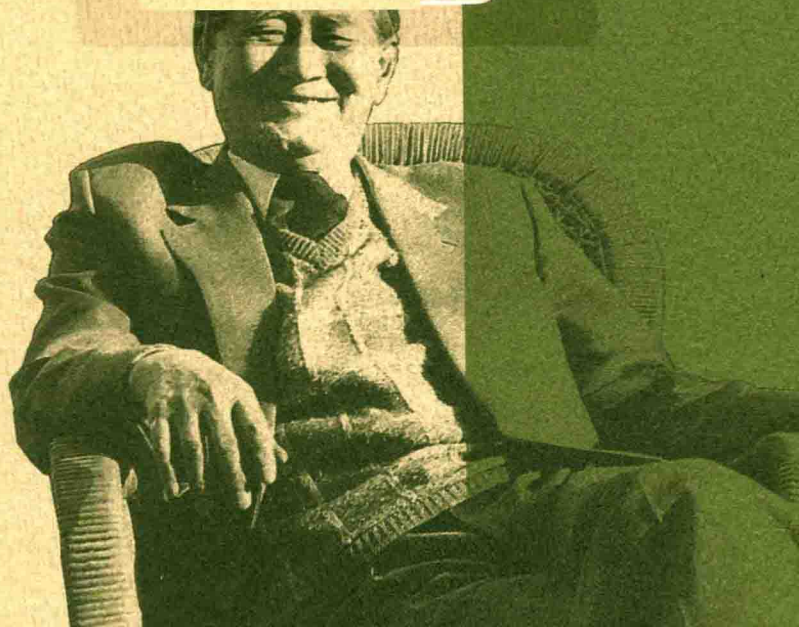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卷

报告文学

徐迟文集



作家出版社

徐迟

徐迟文集

第三卷

报告文学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迟文集. 第3卷, 报告文学 / 徐迟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0

(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7534-4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 ②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 ②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5614号

徐迟文集 第三卷 报告文学

作 者: 徐 迟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助理编辑: 陈颖琦

资料编辑: 郭 瑾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李大庆 李卫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440 千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534-4

定 价: 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徐迟与陈景润

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（代序）

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，报告文学是新社会的文学。

《法兰西内战》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社文学，《震撼世界的十日》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，《红星照耀在天空》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的文学。报告文学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列的文学。

报告文学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文学，报告文学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文学。

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，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。

报告文学是每天早晨的晨报的文学，报道最新新闻的文学；也是晚报的文学，报告每天傍晚的最后的讯息的文学。

报告文学是新的文学，是美的文学，它是坚定信心的文学，它是纯洁信仰的文学，它是崇高信誉的文学。

这是报告文学的时代，在这报告文学的会议上，敬献上对于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。

（这是作者在1990—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上的发言，题目系编者所加。）

目 录

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（代序） / 1

上 编

大场的一夜 / 3

孤军八百 / 9

火里的大赦 / 14

“今天，我长久地看着地图” / 18

赫奇队长的被捕 / 23

谁先恐惧？ / 28

中 编

走过那被蹂躏的土地 / 35

平壤被炸目击记 / 41

两姐妹 / 46

汉水桥头 / 51

一桥飞架南北 / 61

通车记 / 138

祁连山下 / 156

下 编

石油头 / 205

地质之光 / 214

哥德巴赫猜想 / 233

在湍流的涡旋中 / 259

生命之树常绿 / 269

结晶 / 296

刑天舞干戚

——记葛洲坝 / 312

大海之中的一滴水 / 338

贵州本是富贵省

——记乌江、赤水之游 / 346

汽车城观感 / 355

这里是特殊的战场 / 364

新概念的中华自行车公司 / 376

雷电颂 / 380

神“计”妙“算”小型机

——记赛格电子计算机公司 / 395

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

——记深圳赛格计算机公司之二 / 410

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 / 422

得诸社会，还诸社会

——记教育家、企业家顾麒麟先生 / 441

哀诔祭

——悼周霖教授 / 452

一个献身祖国的科学家

——一个科学的殉难者 / 459

袁庚的二三事 / 465

贝尔、高锟、赵梓森 / 484

更立西江石壁 / 495

计算机：迷人的精灵 / 503

谈夸克 / 511

上 编

大场的一夜

他开始告诉我这一夜的经过时，随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带、火柴匣子、纸烟罐、剪子、眼药水、墨水瓶和一杯茶，又随手地把沪战的前方摆设起来：这是扬子江（白皮带），这是狮子林（火柴匣），这是宝山（烟罐），杨行（剪子），刘行（眼药水），罗店（墨水瓶），月浦（一杯茶）。于是他又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镍币来放在桌子的一边，说：这是大场。

“这一带的战区里（手指了指桌子上的杂物），有许多是军事秘密，我答应过守口如瓶，所以不怕扫你的兴，我不能不隐去许多我知道的事实，不告诉你了。

“现在这一带战区（手又指了指桌上的杂物），已经没有新闻记者能趋前视察的了。所以，现在这一带战区里的情形，差不多没有人知道，我能够去一次，完全是我的幸运。经过了两个要人的连环保证，经过我自己的指天誓日，他们为了某种关系，不能不让我去。这‘某种关系’，是前方因需要防御工程中最要紧的麻袋，敝公司捐了十万只，而公司的栈房，是在战区中，所以我能够去了。本来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栈房就不能再深入的。因为到了那儿已经是夜深了，他们是为了我的生命的安全，才叫我跟着他们一起跑。于是我在夜的前方游历了五个小时。

“把十万只麻袋分装了十辆运货汽车，这些汽车的外表是破败不堪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它们肮脏非凡，看看真以为是些

一九二七年的老爷车，其实它们都配着一九三七年的最新的机件。

“每一辆车四个士兵，我坐在第一辆，汽车司机旁边。在我的旁边，立着的，是一个团副。团副保证我生命的安全，我也自信还有一些胆量，便奋勇地跟他们沿沪太路如飞地前去。我们将经过大场，经过刘行到杨行把麻袋卸在杨行之后，再打原路回来。

“我不描写夜是如何如何的了。因为晚上没有月亮，我看不见四周的景色，汽车自然不开亮灯，因为怕飞机。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，这些秋虫、蟋蟀、纺织娘、金铃子，叫得很起劲。

“过了大场便听见枪炮声，接近地平线的远处，每隔一分钟便闪电一样地亮一下，亮一下。经过一小时的默默的旅程，忽然我和那位团副之间，起了情同手足的幻异的感情，我们开始了谈话：

“‘师长看见做生意人肯捐出十万只麻袋来，一定很喜欢，停一会儿，我给你介绍师长好不好？’

“车子颠簸得很厉害，团副接着赞美我们公司的麻袋的细而坚固，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哔叽西装，这套西装，我在大场时已借了一套蓝布大褂换去了。秋虫的声音继续地鸣叫，草里仿佛还有响尾蛇的‘嘶——嘶——’的悠长的声音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声音来。团副也大声地叫喊回去。经过哨岗时，有手电筒亮了一亮，照见几个士兵，荷着枪。那种印象，是我永远也不会遗忘的。

“我好奇地问团副——这就是前方了吗？团副哈哈笑了说，这自然是前方，不过没有过刘行。过了刘行，可以听见机关枪密集的扫射声；逼近杨行时，可以看见大炮，便是今天夜里的两军争持的‘无人区’了。

“‘——口令！’

“团副答了。于是汽车又驶过去。可是，路的前面仿佛有一堆黄影子，这便是叠着沙包的一个战巷。汽车夫都是受过训练的，他冷

静地飞驶，现在却慢了。我们的第一辆车是要指挥后面的九辆车的，他们有暗号。沙包的战巷是叠得弯弯曲曲的，车前的灯亮了，依着弯弯曲曲的路前进。

“‘妈的！’有一个沙包旁边的兵骂了，‘开什么灯，不怕死吗？’事实上他们不怕死，倒怕飞机！”

“团副和司机立刻解释。不开灯，这弯弯曲曲的路怎么能走？‘那么！’那个兵叫，‘快走！快走！’片刻后，车出了沙包巷，飞驶了，不过现在的速率已减少了不少。”

“过刘行后，果然机关枪声大起。而蟋蟀、纺织娘、金铃子，却依旧这么鸣叫，还有响尾蛇。”

“我告诉团副：口渴了。”

“团副突然特别地不豪爽，他忸怩了半天，才从自己的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来，他说，‘你别小视这一杯茶。在前线，这一杯子茶比什么还值钱。你们不知道在前线，一杯水是多么宝贵。兵士肚子饿了，不怕没有干粮吃，可是没有水，那就是没有命，而且等于没有了一切。譬如肚子饿了，而你却没有水，那么只好干粮也不吃，干着挨饿。一等到有了一杯子水，那时才能吃干粮。’”

“我把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，觉得不能熄灭我的口渴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也不敢再要。”

“‘蓬！’这是排炮，从月浦一带射出。抛物线地，一个火球，震动了大地，震动了我们的汽车，从我们的头顶，嗖嗖地作声，过去了。我的心直沉下去，团副泰然自若地笑了。”

“‘团副，’我说，‘我不上前了，我要回去。’”

“‘别怕！呵——！你瞧，有好玩儿的东西可看了。’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天空中不知何时已悬挂了两盏小灯笼，一红一黄，团副解释这是炮兵的信号弹，你看了不懂什么意思，可是炮兵一看，就知道该怎么样放炮了。蓬！蓬！火球，震动了大地，连我们的车都跳了一跳（这不是修辞学或文章病，这是事实），从我们头顶嗖嗖而

作声，飞快地过去。机关枪声密集了。蟋蟀、纺织娘、金铃子，却还是那样鸣叫，还有响尾蛇。

“我却又安下心来，团副高兴地说：‘你胆子大，有种！一忽儿，我给你介绍师长，师长看见做生意人肯捐十万只上好麻袋，又胆子这么大，一定很喜欢。’片刻，他忽然高兴地说：‘你要看看咱们军队的行军吗？’

“我自然要看的，‘可是，’我说，‘在哪里可以看到呢？’

“回答说：‘就在我们车的两旁！’

“我吓了一跳，这么神秘的事情！真在我们车的两旁吗？我望了一望，望不见。团副说：‘可以让你看看，不过会挨骂的。也好！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也让你见识见识。车夫，开灯。’车夫奉命开了灯。

“灿烂的灯光里，两旁都是，默默地，坚忍地，负枪荷弹，一点声音也没有地在前进。

“我想起了古人所谓‘衔枚疾走’的景象。约莫两分钟的样子，有一个营长骂了：‘操的！什么时候！开灯！’果然，挨骂了，灯立刻熄了，车又在黑暗中缓缓地移动。

“惭愧，我又口渴得忍不下了。挨了半天，我告诉了团副。团副干脆地回答：‘忍着到杨行再给你水喝。’我已默然忍下来了，可是团副拍拍我的肩膀笑了笑：‘后方给师长送来了两大箱金山橘，比我的拳头还大的鲜橘子，我偷一只给你。’

“吃了橘子，团副又来赞美我了：‘好家伙，你胆子大。’

“我说，‘没有什么呵，大炮在头顶飞，机关枪老远的，没有流弹，怕什么？’

““谁说没有流弹？你听那嘶嘶的步枪，就在我们车前车后。’

“呵，这就是我错认的响尾蛇的声音！立刻我胆子寒了，嘴里流出清水来了。我告诉团副，我不上前了。可是杨行到了。

“师长在午夜三时半，正伏几安息；想一想这幅画！‘师长因劳累了大半夜，现在正在桌上靠一靠。’他们说。

“如果是冬天，那些将军靠一靠，醒来，挺一挺胸，盔甲上的冰柱迸落，锵然有声——像古代的行军纪上描写的——这些抗战的英雄呵！一幅何等英勇的画！”

“团副进去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士兵谈天，有一句话听得我悚然。他说，‘鬼子的枪打两千米，我们的枪打一千五百米，那怕什么，我们跑上去五百米再打呵！’这就是我从前线走了一趟，带回来的一句话。”

“我没有和师长见面，就回来了。归途上，团副答应送我两枚日本雷霰弹，我答应他用红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子，将来战后可供作不朽的纪念品。”

“过了大场，快天亮了。最精彩的事在这里，我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军队里，连几个汽车司机都训练得这么好。”

“远处的灌木丛中，突然一条红线，冲天而起。这好像过旧历年时，小孩子放的兰花条。”

“团副告诉我，这是汉奸的信号。车立刻徐缓起来。”

“差不多立刻地，在车的正前面的高空中，噗噗，两个照明弹，大地倏然亮了起来。”

“司机发出一个暗号，传到后面，于是迅疾地，车急转四十五度，斜刺里往路旁的一排大树中插过去，停下了。我们立刻下车，呵，如果有福气看到十辆汽车，整齐地，作同样的急转四十五度，而且同时地往树的行列中插入，同时停住。那么迅速！那么敏捷！真像电影一样！便是那时我望到这十辆，这么整齐，距离这么精确，且刚好把十辆车都掩蔽在树叶底下，已经使我惊叫了。”

“每辆车点过人数，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，稻已经结了穗。团副牵着我的手，奔入田里，扑下，立刻泥土的熟悉的香味浮入鼻孔。”

“远处有炸弹的爆炸声。飞机在天空盘旋。”

“车再驶动时，天已味爽了。我们用了七十里的速度，开回上海。”

“这是我游历这一带战区（手指桌上的杂物）的一夜的经过。这是不朽的一夜，团副也一副笑脸说：‘这夜风景，出了钱也买不到；你真有点胆子。’我回想这一夜，也觉得我是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小时。我很抱歉，有许多事牵涉军事秘密，只好不告诉你了。”

一九三七年

（原载上海《宇宙风》旬刊第40期）

孤军八百

当军队退出大场、庙行、江湾、闸北时，上海市民听到苏州河北岸的孤军的英雄业绩。维时民众以口相传已成一章泣鬼神、动天地的史诗。一连两三天后，以口相传的史诗，得到了报纸的证实，民众并亲眼目睹了四行及大陆银行仓库上的高扬的国旗，而每一秒钟，民众的情绪在高涨。我庆幸我目击了抗日战争史中上海市的光荣一页。

当我站在南京路朱医生医寓的屋顶，冷静地望到百把米外孤军坚守的堡垒，一时我感到我必须冷静。但我的血没有冷下来，反而更灼热了。那边，士敏土颜色的大厦上，战云还悬挂在上空；这边，观察的地位最好了，一河之隔，才百把米的距离，我在这屋顶上站着，找到了一个好方向，像找一个剧院里的好座位似的，目击战争的场景。自从开战以来，两三个月内，我差不多是不停地在创作一些没有实感的抗战作品。可是现在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望见断瓦残垣，极目凄凉。烧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灾场，刺眼的日本旗，东一面，西一面；而在一座岸然峙立的士敏土颜色的大厦里，我知道有八百壮士据守着。

那是第二天，下午三时左右，伴我上这屋顶的 T 君为我说昨夜的经过。

“昨天的火真可怕。本来到晚上你什么也望不见的，昨天晚上那大火光里，可以看得见黑影子在这上头移动。枪声本来是疏疏零零